

宋槧太平御覽

御覽

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

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又曰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

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

也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又雜記下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

關轂而輓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而外者則童子

又喪大紀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

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

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

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

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

如大夫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

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

婦容妾為君女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

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

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

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也

又問喪曰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曰竹桐一也故為父

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或

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怪所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

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則父在不敢杖矣尊

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

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為母也尊者不杖辟

感動使之憂戚也矣

又喪服四制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

太平御覽 卷五百四十八 二

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白虎通曰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感也桐痛也父以竹母以桐竹陽也桐陰也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

韓子曰儒執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

幘

儀禮喪服曰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髮衰三年總束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筓籜也髮露紛也猶男子之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也用麻者自頭交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筓男子免而婦人髮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也

又曰女子子之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筓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筓首以筓布總傳曰筓有首者惡筓之有首也惡筓者櫛筓也折筓首者折吉筓之首也吉筓者象

筓也

禮記檀弓上曰南宮縚之妻之姑喪孔子誨之葬曰爾無

從從爾爾無扞扞爾誨教也爾汝也縱縱謂大高扞扞謂太真爾助語

又曰魯婦人之髮而弔自敗於臺鮒也時家家有喪髮而相弔去纒而紒曰

也禮記外傳曰髮者婦人有喪者髮有紒以鞞其髮然後加

禮記外傳曰髮者婦人有喪者髮古人有紒以鞞其髮然後加

冠也去纒而髮曰髮魯婦人遭升陘之戰也有麻髮在室

名也既去首紒髮形也有布髮齊衰已下以髮者開散之

左傳襄公曰滅紘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

魯於是乎始髮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

廣雅曰幘謂之幘音忌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挑司馬宣王戰致巾幘婦人之飭以

大正印書局

怒宜王

廬

周禮天日宮正掌玉宮之戒令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

貴賤之居

鄭玄曰廬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聖室

儀禮喪服傳曰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苦枕塊

馬融曰倚木以為廬於東

墻下西向開北端也

禮記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又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

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官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既葬柱楣塗

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不於顯者不塗見面

又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

也

白虎通曰父母之喪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向

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門外東壁為廬

王肅喪記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菹廬乎

哀公曰菹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菹

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

孝子傳曰王琳汝南上蔡人十歲失父母弟季年七歲兄

弟二人哭泣哀聲不絕在塚側作廬不妄出入

餘見孝部

儀禮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

在南夏祝取鬻餘飯盛用二鬲于西墻下幕用疏布久之

繫用鞅懸于重幕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鞅賀之結于後

祝取銘置于重

鄭玄曰重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也鑿之為懸簪孔子重木長三尺

禮記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

就所倚處埋之

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事之未忍
 作木主神也以存設重於庭懸瓦鬲以養病之米泔之為沐
 則煮之為粥實之重鬲用葦席蓋之鬼神依而欲食始死之奠但
 用但未有黍稷故也黍稷在下之時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
 懸之於廟梁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
 而朝廟之外柩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凶門

南史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為
 常遂成舊俗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
 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
 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此之謂乎宜一罷
 凶門之式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寧設衰門乎哀公

曰衰門起於禹禹治水故表其門間以紀其功吾父無功
 何用此為

韋弘與蔡謨賤問凶門曰父在母喪應立凶門不又問與
 父別凶立凶門愚意猶所疑厭於父故也今於父大門之
 內別立止門便為父一家有二門以名義言之門者父之
 有也今子復立門豈合聖人之典訓苟不出於禮某所不
 白故以諮白蔡荅曰禮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裏之
 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
 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本為喪設非以表其門恐
 不應以尊卑厭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今卑私之喪
 皆別開門亦不知古人如此者皆有凶門不范堅荅凶門
 問曰薄帳似不出禮文何由行此荅曰凶門非禮禮有縣
 重於庭以席覆之其形似凶門後出之於門外表喪由此

俗遂行之耳禮論曰問改葬立凶門否蔡謨答云改葬若停喪謂應有凶門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喪禮哀死亡

禮記曲禮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庶人曰死鄭立曰山巔壞曰崩薨之聲也卒終也不死

寇曰兵異於凡人當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老而死從大

死從士又檀弓下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

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

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

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

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死於

下室士之妻死於寢

左傳定下曰齊侯伐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又哀上曰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死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

又哀下曰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乎由其死矣

又曰晉荀瑶帥師圍鄭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

口而死

穀梁傳隱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

崩之何也以在民上故崩之也

春秋詒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諸侯稱薨薨之

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輝終卒卒之為言絕絕於邦

也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

魄去心死之為言漸精爽窮也白虎通又載

爾雅曰崩薨無祿卒俎落殮死也

論語里仁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又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

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又先進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

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又曰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无益故不答

又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

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崩是以知武王以

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

乙丑成王崩

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

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絕臚而死徐廣曰臚或作臚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鳥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

日荆成勇士也孟賁衛人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也

後漢書曰馬援謂孟冀曰方今匈奴烏丸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

太平御覽 卷五十四十八
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後魏書曰李預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
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
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
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珮皆
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
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
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
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食服之妙時
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
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
故不受哈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
於棺堅直不傾委死猶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
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鈇鉞之誅
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
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
說苑曰齊景公出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餒而死

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鴈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乎孔子曰吾欲言死又曰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酒欲物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此三死者非命也

又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癱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者不可去

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二者下齊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

又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略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絕氣滅也揚泉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公曰...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屍... 左傳哀下曰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屍入... 吳人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 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威大命殞墜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屍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若不以屍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 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苟我寡君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禮儀部二十八

屍

復魂

哈

絞衾衾冒

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屍... 左傳哀下曰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屍入... 吳人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 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威大命殞墜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屍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若不以屍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 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苟我寡君之

命達于君所雖殞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非燕燕之禮統曰屍之言矢也陳也

家語曰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我死汝其陳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寡人過也命殞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不謂直乎

史記曰崔杼殺莊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死之為社稷亡亡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屍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又曰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屍鞭之三百

又曰吳王取子胥屍盛以鴟夷

應劭曰取馬皮以爲鴟夷楹形也

浮之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魏志曰宣王討王陵乃窮治其事發陵及令狐愚冢剖棺

暴屍於所近市三日

王隱晉書曰王浚在幽州譖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

屍王彭祖

晉書曰浚嘗以酒飲人其酒不臭而香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閭繢敢獨詣東市

號哭弔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車頻秦書曰初慕容暉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

求虎殯所在女子李勉告暉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僵不

毀暉裸而罵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鞭撻毀辱投之漳河

河流迅疾終不移轉暉後為巨虎所執乃悟而悔焉苻堅

以李勉無狀無少長悉坑之

李固別傳曰梁冀誅固而露屍於四衢命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況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

白虎通曰屍者何謂也屍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

釋名曰死曰屍屍舒也骨節解舒不能復自勝斂也東市搜神記曰初鈞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不梟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獨絲履存焉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死兄倫求屍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箋與河伯投箋一宿岸側冰開屍手執箋浮出倫又箋謝

又曰尋陽周虎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摧守

節不屈堅使使者請通虓躬治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爾煩國士如此又潛襲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歔迴眸鬚張烈精瞳明亮迴盼矚堅堅覩而嘉稱乃厚加贈賻

又曰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家青州人開齊襄公墓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屍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於淄水而死

博物志曰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言海邊有流屍靈冠絳衣屍體完令感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海水壞

吾棺求見掩藏宗令... 吳會稽分地記曰種山者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
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潮水取以去今山脅
有缺處曰齊人味粟與其輝而其妻無訊識也... 臨邑國記曰有靈鷲能知人吉凶覘人將死食屍肉盡乃
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操玉加於晏子屍上涕下沾衿盡哀而
去... 又曰景公伏晏子屍而號曰今天降禍不加寡人而加夫
子社稷危矣... 論衡曰孟賁之屍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炭百斛人不沃者
光滅也... 又曰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取其屍屍亡

歸

復魂

周禮天官夏采曰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綬

復于四郊復招魂也建綬者去其旒

又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復衣服衣服今座上魂衣也

禮記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

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北面其從鬼神所來

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又曰邾婁復之以矢也蓋自戰於升陁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

可以招魂○又曾子問曰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

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

私館不復也子曰善乎問也自卿大夫家曰私館公館與

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四十九

四

又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招之於天

又雜記上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綏旌旗之旄

又曰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復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言見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

又曰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其家

又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籩簋之類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

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

人之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襲也復者庶惡也復衣於義相反士喪禮婦人復不以神神嫁時上服而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復不以神非事鬼神之神也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

又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躬禮也躬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臯天子復諸侯薨復曰臯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魂陽也云形體謂之魄魄陰也然不合陰陽二氣而生也精氣聚而形勞則神逝謂死而魂遊散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氣絕而收

其魂使反復於體也
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

含

周禮天官冢宰曰太宰之職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玉為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也天子以玉雜記曰哈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哈則諸侯哈以璧小宰喪荒受其哈祿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哈衣服曰祿禮

又天官玉府曰大喪共含玉

又春官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璧玉以雜米也

禮記檀弓下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尊之也食道
襲米貝美也

又曰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也考公或為定公也徐君使容居來

弔含弔且哈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哈

夫歸含耳言侯玉者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欲親哈非禮也哈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哈大有司曰諸侯

之來辱弊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于謂君禮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容居對曰容居

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因拒之是也

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

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也駒王徐先君號者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也

魯魯鍾也言魯鍾者欲自明不妄也

又雜記上曰哈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哈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哈玉為璧制其分寸未聞哈者入升堂致命于拜稽

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

又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左傳襄四曰叔孫豹會晉士丐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瘠

生瘍於頭瘠瘡二月卒而視不可哈口禁宣子盥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又哀上曰公會吳于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哈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

實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哈之為言

說文曰哈送終口中玉也

釋名曰哈以米貝含其口中也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哈珠為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哈珠口實鱗施

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絞衾衾冒

儀禮士喪禮曰死於適室無用斂衾無覆也斂衾大斂所

奉屍俛于堂無用夷衾夷衾覆屍

又曰冒緇質長與手齊緇質尸者也制如直囊

又曰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

其未精屈也絞所以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

禮記雜記曰唯絞給衾冒死而後製

又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

士緇冒黼殺綴房三

士緇冒黼殺綴房三

又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
 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禮記外傳曰絞給衾帽死而後製絞者交束之名也紵者
 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帽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揜形也
 小斂用一衾大斂用二衾一以覆之一者將斂之時先鋪
 衾於紵之下用以舉尸入棺者也
 釋名曰絞交也交結之也紵禁也禁繫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二十九

殮 柩 殯 贈 賻 綵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
 異族而佐執事太祝之屬也

又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其斂衣服

禮記檀弓上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襄衣非上服也陳敬姜之將斂也

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

於斯命撤之

又喪大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君以簞席大夫以

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

有九稱大斂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簞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衣十有

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二

又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途通故也

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於園中以繩從兩

人遠不就墓也機舉尸之狀也繩繩其中央又以繩從兩

旁鈞之禮以機舉屍與之以就園而

歛奏焉途近故耳與機或為餘機

今人歛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墓

之何途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

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之墓如

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

載之矣史佚武王時賢史猶有所不知

召公謂之曰何以

不棺斂於宮中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也史佚曰吾敢哉

畏知召公言於周公為史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也

禮也史佚始也謂

又問喪曰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曰孝子親

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

斂於棺也

之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左傳僖下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俟禮也男而以俟凡

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自有以袞斂

又襄公曰魯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庖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

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又定上曰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

玉昭公之山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陽虎欲逐之

定昭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陽虎欲逐之

陽虎欲逐之

陽虎欲逐之

陽虎欲逐之

陽虎欲逐之

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孔子初為中都宰聞
 之歷級而救歷登階不聚足曰送死人而以寶玉猶曝屍於中原
 示民以姦利之端

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大學時同學石劭平温病卒封養
 視殯殮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殮見劭平生時
 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吳志曰張昭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孫權素服臨弔
 又曰諸葛瑾年六十八卒遺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約省
 晉書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温縣司馬
 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
 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南史曰王奐為雍州刺史被誅舊人無敢至者汝南許明

達為奐參軍躬為殯殮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
 梁書曰王志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
 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償焉

陳書曰周弘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
 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見先人必須備禮可着單衣裙衫
 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幌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
 白布手中龕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

釋名曰衣尸棺曰斂斂藏不復見也
 風俗通曰禮天子斂以梓器官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
 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官也
 宋韜遺教曰吾死斂以時服不得造新白袷單衣

禮記曲禮下曰在棺曰柩柩之言究

又檀弓下曰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曰必請

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禮統曰柩之言久也具書其諡置棺旁萬世久藏也

釋名曰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也

漢書曰薛宣守左馮翊多仁恕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於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

妻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而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

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

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

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范乃步負

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
鈎求得之僅免於死

晉書曰東海王越薨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莒縣寧平城將

軍錢端出兵拒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

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

蕭子顯齊書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為尚

書左民郎遭喪居南岸隣家失火燒屋抱柩不動

禮記曲禮上曰里有殯不巷歌助哀

又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鄒邑叔梁紇

生孔子爵在耻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

焉而不告也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五父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之衢衢名也蓋曼父之鄰也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

也也其慎也蓋殯也棺以輔葬引飾棺以柳斐孔子是以殯

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

又曰天子之殯也攢塗龍輅以椁攢木以周龍輅猶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以龍加於于椁上畢塗屋繆謂之繆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盡塗天子之禮也

又檀弓下曰惟殯非古也自荀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悼子之子公甫靖叔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惟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也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也

又喪大記曰君殯用輅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攢猶叢也屋也幬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諸侯輅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牆下就牆攢三面塗之不及棺者攢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

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耳惟之者鬼神幽闇土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鏐也

又坊記曰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崇敬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官焉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論語鄉黨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重朋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續漢書曰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竦為哀親愍侯改殯賜東園棺玉匣衣衾

范曄後漢書曰蔡順喪母停柩未殯東鄰失火燒順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乃越燒他舍餘見孝部

太平御覽

宋書曰黃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正當甘於斧鉞耳

唐書曰嚴郢以舊怨與盧杞陷楊炎趨惠伯構成其罪貶炎於崖州惠伯於費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至費州惠左有柩殯問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慙慙歲餘而卒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廟也

白虎通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千二百人紼所以牽持棺者也

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子思也殯賓也

贈

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轉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轅也自率也下謂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左傳隱公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贈助喪之物贈死不及尸尸未葬弔生不及哀除諸侯已上既葬則緩麻也故曰豫凶事

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贈報車馬曰贈報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贈賻之為言助也贈之為言覆也輿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決其意也衣被日襚養死具也賻稱也襚遺也

周禮天官曰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有賻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贈贈其間加恩厚則禮記曲禮下曰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又檀弓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稅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稅驂稅驂

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稅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夫子曰予嚮入而

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也我為之出涕恩重宜施惠之也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

以易之者使遂以往也

又曰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

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死者因

利以為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又少儀曰賻馬入廟門以其主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

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車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

以即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主人無親受也公羊傳隱公曰貨財曰賻○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賻

賻者歸生漢書曰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主手石死官賦斂賻葬皆千萬已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

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墓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又曰何竝字子廉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
 告子恢吾生素食日久死雖得官賻勿受葬為小椁但容
 下棺恢如其言葬于墓曰土葬也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
 晝夜號踊聲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
 斂不受賻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
 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世說曰王戎父渾官至梁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懷其
 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瑯琊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
 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給具器器
 又曰江敷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倩啓遵

敷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敷子
 又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
 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民
 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
 反反寒及口唇公時下衣反寒及口唇公時下衣反寒及口唇公時下衣
 儀禮士喪禮曰士喪君使人綈撤帷主人如初綈者左執
 領右執要入升致命綈之言遺也衣被曰主人拜如初綈
 者入衣尺出主人拜送如初綈之言遺也衣被曰
 禮記檀弓下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
 祭必告也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
 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急也不釋服而往遂以綈之
 脫君祭服以綈綈臣親賢也

又雜記曰諸侯相祿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祿

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後不以不祿而後也

又少儀曰臣致祿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祿

衣不必其以斂也親者兄弟不以祿進將命賈人知物善惡也

左傳文公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秦某諸夏欲

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

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可也以無忘舊好送死

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又襄公曰魯公朝于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祿諸侯有遣

禮今楚欲依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祿則布幣也先使祿之

遣使之比矣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祿則布幣也先使祿之

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茆先被殯穰黍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既而悔之又襄公曰鄭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子產祿之枕之股而哭

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

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祿祿之言遺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三十
 棺
 周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周禮春官喪祝曰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凡卿大夫之喪掌
 事而斂飾棺
 禮記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有夏后氏聖周火
 曰聖燒土治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之言周人牆置
 以周於棺凡此言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
 後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
 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
 又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
 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孔子嘗
 為之宰為民作此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三十

棺

周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周禮春官喪祝曰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凡卿大夫之喪掌
 事而斂飾棺

禮記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有夏后氏聖周火
 曰聖燒土治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之言周人牆置
 以周於棺凡此言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

後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
 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

又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
 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孔子嘗
 為之宰為民作此制

又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窆也諸公三重諸侯水兕革棺
 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也此為棺被革各施棺一
 爾所謂柩棺也梓棺二所謂屬四者皆周也周匝棺束縮二衡
 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為橫柏棹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
 也

又曰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
 魯孝公子惠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又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檀者斬
 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

又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
 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
 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

又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柩四寸上大夫大棺八

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鑕士
 不綠鑕所以琢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

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君大夫鬠瓜
 實于綠中士埋之綠當為角聲之內也

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數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
 棺一各三寸內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一名柩棺又名櫬

者柩者堅如壁櫬柩棺二厚八寸柩棺之櫬木在屬棺三其厚
 四寸屬者施大棺四厚六寸屬棺之外屬棺大棺皆用梓也

上公去水牛皮兕皮外有侯伯已下去水兕柩棺外卿大
 夫唯屬棺與大棺重士不言重唯棺而已

左傳宣上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斲于家之棺以四年殺君
 棺不使從卿禮

又成上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杜預曰翰旁飾檜上飾王禮又襄上曰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檜檜梓之屬以自為椁與頌琴頌琴也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其大焉穆姜成公也

又襄上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椁不虞親身棺也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上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檜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名也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檜季孫不禦禦止

又哀上曰趙簡子與鄭戰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一重大夫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域兆葬下卿之罰也

公羊傳定公曰國君薨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欲得賣之作椁也顏路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子伯魚家語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椁五寸墨子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漏氣發洩於上襲之以明其所止也

說文曰棺關也所以掩屍襯附身棺也檜匱也樁櫨也史記曰飛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

銘曰天令虺父不與發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古史考曰舜作瓦棺湯作木棺

漢書曰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服虔曰椁音南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致其尸於家縣祠以少牢吏官更給衣衾斂親葬

又曰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又曰哀帝崩有司奏董賢賢乃自殺死後其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作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又曰王莽奏貶傅太后號改葬發取璽綬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槨作塚葬既開傅太后棺鼻聞數里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黑漆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爲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謂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又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槨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又曰周盤字伯堅年七十三歲朝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東觀漢記曰郭鳳字君張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死日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如言卒

又曰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又曰梁商薨賜東園朱壽器銀鏤玉匣
又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大司徒歐陽歆坐在汝南賊罪死獄中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徐翊爲長沙郡將死遺令不受贈賻一疋私賣馬以買棺
又曰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爲衰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而葬之
魏志曰李儼等葬董卓於郿并取所焚屍之灰合斂於棺而葬之是日大風暴雨霆震卓墓水入藏漂其棺木
又曰宣王討王陵赦罪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大傅

意竟給之遂自殺
曹操別傳曰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晉書曰夏侯湛將歿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厲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
後魏書曰崔光韶誠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弟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以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南史曰宋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辨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
齊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初至暨陽縣陸王山下宗侶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尔船須更進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太平御覽 卷之五十一
梁書曰袁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棺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又曰衡陽宣王子簡爲郢州刺史卒於官喪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在外都督者給祕器百錢三十萬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楊駿誅賜五木棺一具載以官路車
三十國春秋曰晉黃門郎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於水乃接而葬焉旬日之中門前之溝忽起爲岸是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感君之惠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岸爲何祥平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也言終而沒

唐書曰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柩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柩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柩自此始也莊子曰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重而無槨以爲法式

慎子曰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蠮蟻也今世俗大亂人主踰侈非爲死者慮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士

又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歲之荒飢也

鹽鐵論曰古者瓦棺塋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桑棺不斷今富者繡題牆湊中者梓棺榿槨貧

者繒囊緹橐

風俗通曰葉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縣牛皆流汗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表起生有神靈無疾暴亡殯斂已音風雷冥晦失起喪柩山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唯有石冢石壇今在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主所徵至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卽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搜神記曰不其縣有孤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

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椁是以漂汝斫我何爲乃不敢破因爲立祠民有發視者無疾而死

又曰北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一見死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然聞鼓聲疾出俄而得見之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悵悵不能得時出門閉戶掩壻乃走出閉其衣裾戶閒掣絕而去後數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悵力尚反

巽苑曰海陵如臯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巘

巴蜀志曰獠夷死卽立埋棺不卧設又云夷夷此墓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一里有張詹墓魏太和時人

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錢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墓莫不夷毀此墓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被發初開金銀錫銅之器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簾金釘釘之永嘉郡記曰樂城縣石堂水口先時有一漆棺逆水入溪十餘里便住有靈下人云是方姥甚有靈驗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擣四方琢香數十石着棺中蘇合消救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衡熙發其墓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陸機大墓賦曰觀洪櫃而為櫟櫟小棺也又曰此冢人謂令人畏人謂以共回憐人謂滅口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禮儀部三十一

椁

攢

荔靈

明器

明衣

祖載

妻

紼

旅旒

旒

挽歌

方相

椁

周禮地官閭師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椁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禮記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

椁沐治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為弗聞

音也

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瑞

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

士容甌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左傳定上曰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

過周大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也范獻子去其

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

廣雅曰椁廓也

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為椁

又曰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

曰嗟乎北山石為椁用紵絮一作錯陳漆其間紵絮以漆著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曰善張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鋼

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感焉文帝稱善

古史考曰禹作土塋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塋

漢書曰始皇石椁中為遊館

又劉向上書曰棺椁之作自黃帝始也臣瓚曰般人始皇作棺椁也

葬於驪山後牧兒亡羊羊入其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藏及椁

續漢禮儀志曰侯王公主將軍特進薨使者治喪作柏椁

東觀漢記曰明帝自制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魏志曰夫餘國厚葬有椁無棺東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長

十餘丈開一頭作戶舉家皆共椁刻木為數

魚豢魏略曰高麗其死葬有椁無棺停喪百日也

越絕書曰闔閭葬銅椁三重

二石偽事曰佛圖澄死時衆官皆殯斂以生所服錫杖鉢盂內着棺中爲其埋石作椁葬畢經年冉閱後故發椁開棺視之了不見體骨處所唯見杖鉢存焉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自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郭緣生述征記曰相雕石椁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椁有二重門閒隱起青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
博物志曰漢滕公薨公卿送至東都門四馬悲鳴拊地不行於蹄下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豫章記曰艾縣有一塚鑿青石以爲椁制度非常號曰楊柳塚歷代久遠莫知其誰

攢

禮記喪大記曰君殯用輜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儻攢置于西序塗不墜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立云攢猶聚也
釋名曰塗曰攢攢木於上而塗之也

芻靈

周禮春官塚人曰及葬言鸞車象人鸞遣車也象人以芻草爲人言問其不如法度也

禮記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

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

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

釋名曰芻靈束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芻靈三十六疋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

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

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為

陸機上庶挽歌辭曰埏埴為塗車東薪作芻靈

周禮春官冢人曰大喪入藏凶器凶器

又夏官司兵曰大喪廡五兵廡與作也與

禮記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饗曾子曰既曰

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

又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百乾腊且

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

知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是故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

平筭笙備而不和無宮商有鍾磬而無龔篋不縣之也橫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

又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

弟子原憲子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周人兼用

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

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

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

又檀弓下曰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

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於生人也

釋名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

鹽鐵論曰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人不用也今厚資多藏

器用如生人並衣綈絜

江道表曰宣皇帝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

帝奉遵遺勅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無所設施唯

酺醢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內寶奩烏粥此蓋太妃因亡之情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今承欲以為故事用此

二物或主人並衣絲麻說文曰縗鬼衣也縗讀如葛縗縗之縗穆天子傳曰贈用文錦明衣

周禮春官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朝御柩乃奠朝將葬朝

於祖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禮記檀弓曰殯於客位祖於庭所以即遠也

儀禮既夕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夙興設盥于祖廟門

外祖王父也下有司請祖期白虎通曰祖於庭何奪孝子之恩也祖始始載於庭也乘

軸車辭祖禰故為祖載也

周禮夏官御僕曰大喪持妻妻棺飾也持之者夾屨車

禮記檀弓下曰周人廡置妻鄭立云廡柳衣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妻諸侯五月而葬三重

六妻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妻此以多為貴也

又喪大記曰飾棺君黼妻二畫妻二大夫黼妻二畫妻二

士畫妻二

古史考曰周公作妻

齊書曰張緒卒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妻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妻者武之所資也戰而死者無

武也妻將安施耶

世本曰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武王作妻

薰勛荅問曰髮似屏風人持隨喪車前後左右也

紼

禮記雜記曰諸侯喪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紼引車索

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中黃門虎賁執紼

又曰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執紼白素幘委貌冠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二士二書

賀循葬禮曰大夫五旒吉韋車之所建也通而已下不為

龍畫

旒

周禮春官司常曰大夫供銘旌建厥車之旌銘旌王則太常也

禮記檀弓下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

識之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

地畫日月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旒也古者以緇布為之命以絳繒題

姓字而已不為畫飾也

禮論曰問下殤葬墓有旒否徐邈荅曰旒以題柩耳無不

有旒

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

書安平王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

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

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

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

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挽歌

左傳哀上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權歌者六十人

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

以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

三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

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

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

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

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

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

新禮如舊

續晉陽秋曰表山松作行路難辭句婉麗聽者莫不流淚

吳曇善倡樂栢伊能挽歌時稱為三絕

又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喜為挽歌自搖鈴使左右和

之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鴈鴒表山松出遊好令

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表道上行殯

謝緯宋拾遺錄曰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

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

之在酒肆躡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往

宋書曰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將葬祖

夕僚故並集東府擘與司徒左曹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
 廣淵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
 遷宣城太守中丞之自當梁書曰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侵幾卿
 啓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
 白楊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
 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慙遊郊野
 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平喜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緇引柩索也斥
 踈緩苦用力也引緇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
 之也

風俗通曰京師賓婚嘉會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風俗通曰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斃從者不敢

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風俗通曰
 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
 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
 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
 古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
 時歸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
 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
 言壽命長短不
 求可妄
 魏繆襲挽歌辭曰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朝發高堂上
 墓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縣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
 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
 者

陸機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旃旒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輜動輶輜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又日中聞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柩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送靈輜飲錢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又曰重阜何崔嵬玄廬鼠其閒磅礴立四極穹崇效蒼天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壙香何遼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爲萬鬼隣昔爲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昔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形體永夷泯壽堂延魍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魍魅我何親撫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宋陶潛挽歌辭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嶮嶮馬爲仰天鳴風日

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亦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又日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號良友撫我哭

顏延之挽歌辭曰令龜告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窆祖駕出高門行行去城邑遙遙首丘園息鑣賁平塚稅駕列巖根

北齊祖孝徵挽歌辭曰昔日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辭曰旭日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

未歸空山照秋月

又樂平長公主挽歌辭曰粧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

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

湄芝田解龍駕

方相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楯帥百隸而時儺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

方良

廣穿中也方良罔雨也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崩前有方相及鳳皇車

晉公卿禮秩日上公薨者給方相事一乘安平王孚薨方

相車駕馬

幽明錄曰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恠咸有異形醜惡

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恠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時

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

冒雨葬至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沒泥中

風俗通曰俗說亡人魂氣浮揚故作魃頭以存之言頭體

魃魃然盛大也或謂魃頭為觸壙殊方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又日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喪之器用也子柳魯子柳

曰何以哉言無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取之曰買之也

又曰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二子衛大夫也文子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

瑗請前刺其欲善人良

又曰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太慶遣人請曰夫子病革矣

如至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也革急子高曰吾聞之也生

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

人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

又曰國子高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又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日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

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防形旁殺見若覆夏屋者

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

封之謂也

又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又日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惡乎齊問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

棺而封不設碑紼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又檀弓下日子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日請庚

之申詳子張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

以吾為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問

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

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廣輪

掩坎其高可隱也輪從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

人縣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道

也變謂

異禮

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

也巷黨黨名也反葬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不

知其已之遲數也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老聃曰夫柩不

早出不暮宿侵晨夜則近奸寇也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且君子行

禮不以人之親病患病病也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

又曰並有喪如之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奠

當葬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於在殯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者

於在殯者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

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又喪大記曰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
 輜二綽三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
 棺用功布大夫廢輜此言輜非也
 又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
 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至而皆謂與人與喪父母之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
 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叔父有諫觀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無等且五節後亦亦哭以誠變悲也
 又曰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賈逵曰改葬改
 之事公不臨言無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
 恩禮曰改葬細也故有關是以改葬言是以明
 故有關是以改葬禮闕故也
 又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又僖上日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侯禮凡諸
 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死王事加
 二等於是有以衾斂死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
 又宣上日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弗記禮變之所由弗所
 備火葬則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
 又成上日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
 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莒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弃君於惡何臣之為
 又昭二日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
 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
 葬不亦左乎

又昭三日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

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廟具毀日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壻

弗毀則日中而壻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

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曾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春秋說題辭曰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充死入地歸

所與也宋均注人生陰謂在胞胎中

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言顏路曰聽門人厚葬之

白虎通曰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

志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不異故以王禮葬

爾雅曰葬藏謂之壻宅兆塋域地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

為殉庸芮為之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

乃空以生之所愛葬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

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史記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

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

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

魯公禮葬項籍彭城

又曰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四年坐侵廟壻為官上徵榮詣中尉府中尉郵都責訊

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鸞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又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不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徻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罪其姊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漢書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傍可置萬家為冢

又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又曰衛青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嘆曰此出吾家常從我奈何左

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皇后言之上迴詔青尚平陽主合葬起塚

又曰三長史害張湯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迺盡誅三長史

又曰主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又曰霍光薨上及皇后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

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齋如鏡狀連綴之

半為甲下至足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

亦綴以金縷也儀天于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便

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漢相黃腸也東園溫明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

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輓車黃屋左纛發材官
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
三河卒穿土起塚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又曰金日磾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
謚曰敬侯

又曰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僦葬以反吾
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
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
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
蓋聞之聖王緣人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
僦葬將以矯世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
神離形各歸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屍塊然獨處豈

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
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祁
侯曰善遂僦葬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藥遺言以身服斂
棺周於身土爲槨韋昭曰燒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又曰韋玄成爲相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私願
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又曰朱邑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

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

又曰孔光薨王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
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帳公卿百官會弔送葬
載以乘輿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

萬餘兩將作穿復土河東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又曰董賢死見廢保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備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繫殺詡

又曰楚王戊女解憂妻烏孫公主上書言年老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愍而迎之公主與孫男女三人俱來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又曰樓護字君卿結交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士長者尤見親敬母死送者致車二三千兩

後漢書曰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膺無糟糠而牲

奠牢兼於一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范曄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續漢書曰張奐光和四年卒遺令曰吾前後仕進十畧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今幸有前窰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相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免咎悵諸子從之

又曰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東漢觀記日光武發薊還土眾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
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又東平王蒼葬章帝詔有司加
賜鸞路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曰東海王彊薨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
意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勅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又曰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
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爲差
又曰梁鴻病困與高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
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持尸柩去終後
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
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旁子孫歸扶風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三十三

葬送二

東觀漢記曰鄧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君發五校輕
車騎士爲陣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
生輓送

謝承後漢書曰鄧晨尚世祖姊新野公主主爲王莽兵所
害及薨詔備主官屬法駕招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
又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
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詔書以示之方知所
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又曰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

六子行覽 卷之五十四
賊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
子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
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初
崔實父卒標賣田宅起家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
困以推酤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
而已不致盈餘百兩又曰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衰亂
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骨骸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之
卽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遂絕日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等驕恣震常切
諫由是共構譖震策罷遣歸本郡遂仰鳩薨薨日有大鳥
來止樹上須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旁人共更撫

抱終不驚駭鳥蒼色頸去地五六尺舒翅廣一丈三尺莫
有能名者葬畢飛去

范曄後漢書曰范冉一名丹臨命遺勅其子曰吾生於昏
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則何忍自同
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
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孟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
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季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
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又曰趙咨以病自乞徵拜議郎沉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
朱祗蕭建等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
聽子孫改之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肩不忍父體與土并
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世稱明哲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

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宜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又曰樊宏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人宗師亦以此爲式

又曰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代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代隆盛焉

又曰栢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病篤上䟽謝恩讓還爵土帝親幸其家問起居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

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豕塋于首山之陽

又曰李催重葬董卓於郿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又曰王恂字少林恂音純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

舍中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嘗到洛而被

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

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卽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

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

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即言之於縣

縣以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

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

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

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伺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彰卿德耳恻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恂恂辭讓而去又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躬子嚮晨夜省疾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向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卽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

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又曰繆彤汝南召陵人也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塚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又曰張霸蜀郡成都人也爲會稽太守後徵四遷爲侍中卒年七十遺詔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且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又曰士孫瑞理王允等事曰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引見公卿近臣飲宴離席前說故司徒王允故司隸黃

琬並有功於國可聽允琬等葬
魏略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
難之日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
與我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又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
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
死者也沒必歛以時服死復何在耶今天本墓遠東西南
北在汝而已矣
又曰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
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塚誠氣絕令二人舉尸
卽塚絕哭泣之聲止婦女送又誠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
封樹妻子皆遵之
魏志曰征東將軍王基母卒詔祕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

洛陽追賜豹北海太守人
又曰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
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令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
之所以自容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
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
又曰任城王章葬賜鸞路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
事
又曰徐邈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固辭不受以大夫
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
又曰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唯置一坐瓦
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冀州刺史入代山濤爲侍中
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當

左右朝政不宜遠還鄉里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伍拾萬入葬山嶺又曰皇甫謐篤終論曰氣絕之後便時服幅巾以蓆蔭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屍靈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二尺廣六尺坑訖去牀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贖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又曰杜預薨遺令曰吾往以公事過密縣邢山之上塚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珠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

也吾去春入朝因自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闢道爲一定之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又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也少有智勇門寒無仕進路充州刺史令孤愚坐事死舉州無敢送喪者唯隆以武吏託稱家客殯送喪葬種柏三年禮畢乃還舉州皆慙又曰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矣

晉陽秋曰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漢晉陽秋曰司馬師葬曹髦於洛陽西北三十里屈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旒旒百姓相聚而觀之曰前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

晉諸公讚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飲飛爲鹵簿

晉書曰石苞以秦始皇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違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牀帳明器窆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王隱晉書曰庾峻遺勅于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

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其仁愛惻隱若此也

王隱晉書曰蘇韶安平人也爲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授節爲書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觀芒山上樂乎哉此萬代之基也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晉書曰成都王穎死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

晉中興書曰王導薨詔給九旒輜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又曰初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大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至嶠後妻何氏卒便載嶠喪還都詔令葬建平陵北并贈嶠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綬云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愛國綱目



